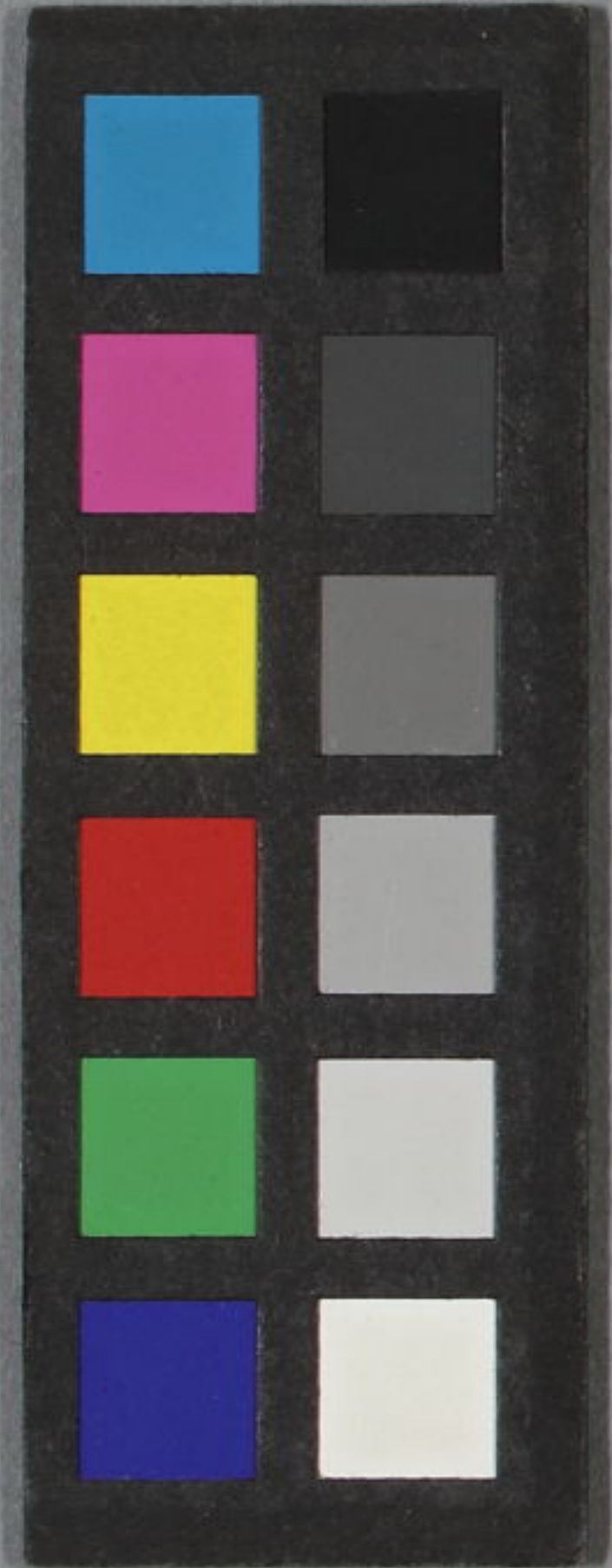


七修類藁

13
386
5

五



明和 386 卷 5

開羅直

東方專

學校圖

沈

七修類彙卷十三

明仁和郎瑛

實著述

國事類

兩郭子興

國朝追封滁陽王郭子興乃太祖初起兵之外父定遠人也功臣郭子興則封鞏昌侯者也其弟英亦以開國功封武定侯今子孫世襲事寔見功臣錄

黃蔡葉

初張士誠委弟士信為丞相守杭後復令潘原明取

七修類彙卷十三 國事類

弟回姑蘇謀國時士信專用黃敬夫蔡彥文葉得新
然三人黃書生蔡業醫吳星士也吳中因作十七字
詩丞相做事業專用黃蔡葉一夜西風起乾癟至吳
元年九月初八日癸未是日西風大將軍徐達攻破
姑蘇從西門進兵擒士誠等然後知其爲讖也

英宗復位寔錄

景泰八年正月上有疾免朝數日百官問安太監興
安曰徒問不能爲社稷計于是十一日科道奏立東
宮十二日禮部會羣臣又奏旨意不允云十七日出

視朝也十四日諸衙門又皆會議學士商輅主筆請
復立茂陵本具十六日進待十七日面懇時閣下召
石亨會本亨則曰上面有病且休激他蓋十三日上
召亨于榻前面受代行郊壇之禮故知其重也時亨
意以復立東宮不若請太上皇復位會都督張軌太
監曹吉祥合謀同扣太常卿許彬彬曰此社稷功也
雖然彬老矣無能爲矣蓋圖之徐元玉軌亨等從其
言是月十四夜會有貞有貞曰太上皇帝昔日出狩
非以遊畋爲赤子故耳今天下無離心謀必在時不

知南城知此意否軌等曰兩日前已陰達有貞曰必伺獲審報乃可啓議軌等去兩日夜復會有貞言報得矣計將安施有貞乃升屋覽步乾象亟下拊軌等背曰時在今夕不可失遂相與密語人不得聞已而軌云今虜騎薄都城奈何有貞言正宜乘此以備非常爲名陰內兵入內誰不可者軌等首肯之復密語既倉皇以出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福不成家族之禍去矣歸耶人不歸鬼遂往會軌亨吉祥王驥楊善陳汝言等收諸門鑰夜四鼓開長

安門內兵近千入宿衛官軍驚愕不知所爲有出入者兵輒叱止之有貞命仍鎖諸門曰萬一內外夾攻事去矣鎖訖有貞取鑰投水竇并軌等莫知所爲時天色晦冥軌等惶惑有貞輒行軌顧謂曰事當濟否有貞大言時至矣勿退薄南宮城門鐵錮牢密扣不應俄聞城中隱然有開門聲有貞等命取巨木架懸之數十人舉撞城門又令勇士踰垣入與外兵合毀垣垣壞門啓城中黯然無燈火軌等入見太上皇帝燭出謂軌曰爾等何爲俯伏合聲請陛下登位乃呼

兵士舉轡來兵驚懼不能舉有貞等助挽以前掖上皇登轡有貞等又自挽以行忽天色照朗星月輝光上皇顧謂有貞等卿爲誰各對某官某有貞等前導密邇屬車旣升奉天殿諸臣猶在舉前者武士以椎擊有貞上叱止之時黼座尙在殿隅諸臣往推之至中上升座鐘鼓鳴羣臣百官入賀景皇帝聞鐘鼓聲問左右云于謙耶左右對曰太上皇帝景皇帝曰哥哥做好上旣復辟卽日命有貞依舊做副都御史兼翰林學士明日陞兵部尙書命掌內閣事三月封武

功伯仍命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又旨拿于謙王文棄市商輅爲民餘人從編戎伍以其迎立外藩之故嗚呼當時君臣多無復立英宗之意故日錄曰學士王文與太監王誠欲取襄王楊記會請立儲之疏都御史蕭惟貞改更建元良爲更擇可知矣但圖富貴小人因衆搖惑之際平日爲于謙掌兵而不得遂私遂駕禍於公曰王于已差人迎立并害亨等乘機激以除之不知亨等遂成其謀釀成其禍故楊記爲當日究迎立之迹無實可驗日錄曰王文之謀

其寔未發此爲寔也雙溪雜記又以于謙之死固有
貞之策而李賢陰助之此則過矣予嘗得讀楊御史
瑄記陳閣老循辨寬疏李學士賢天順目錄祝通判
允明蘇林小記因緝畧以爲前文中則全取小記蓋
諸篇則言其前後事情復位無如小記之詳也餘見
後

忠魂久現

御史王彬建文朝巡按江淮靖難師至揚州而死節
焉逮正統間白日現形于察院親與某御史相接談
其死事浙江按察使王良亦因文廟登極而死節者
正德戊寅夜亦現形遂立廟祀之嗚呼忠魂義魄千
古不滅于此可見事詳載于萃忠錄

郭國嬪

郭國嬪諱愛字善理鳳陽人也穎悟警敏賢而能文
宣宗聞之召至宮二旬而卒先數日自知死期復書
楚聲以自哀其辭曰修短有數兮不足較也生而如
夢兮死則覺也先吾親而歸兮獨慙乎子之孝也心
悽悽而不能已兮是則可悼也又嘗幸一大臣家見

其幼女甚都遂賜禮命長入宮後進宮不數日卒噫才質易得福壽難全信哉

內官冠帽

今太監之冠帽卽高麗王之制也聞國初高麗未服太祖令內侍戴之而給使令于高麗使者之前使歸舉國降

狀元入閣

本朝百八十年爲龍首者六十矣而入閣者止胡文穆公廣曹文忠公鼎陳方洲公循商文毅公輅彭文

憲公時謝文正公遷費鶯湖公宏顧味齋公鼎臣八人而已可以爲難矣較宋人咏曰聖朝龍首四十二身到黃扉止六人則又過矣雖然此數也又不在于功業文章論

王保保

太祖混一之後語諸將曰當今誰爲好漢衆以開平常公對帝曰是北鄙能掌王保保者耶蓋當時惟保保不服每來擾邊帝固激之云耳草木子云元末西北尙爾宴然惟太原則有王保保也天兵至太原保

保不支遁世皆知保保之名元史順帝紀中累稱擴廓帖木兒之勇竟未降于太祖綱目亦然疑其卽是人也然讀功臣錄每傳有云擴廓帖木兒與王保保連兵有云爲犄角之勢龍飛紀畧或獨書連書皆如二人惟清溪暇筆中辨以爲擴廓卽保保以其世代爲王故云王保保也然思保保何義考史又無其傳心終疑之因而細查至正廿七八年太原乃擴廓所署則保保卽擴廓也保保者當時尊稱之辭如史稱天兵取益都路平章政事保保降草木子稱順帝居

應昌帝遣李保保

李文忠也

襲之又聞金陵旗首衛指揮

王某者乃其裔也其元史不列傳者意其曾殺詔使不受君命當入逆臣傳然終于臣節不降我朝則又似忠義也况遠去沙漠不知所終此王華川難于筆也歟

曹吉祥

昭武伯曹欽太監曹吉祥姪也吉祥在宣德正統中屢領兵出征麾下多達官驍勇者欽一旦恃迎復英宗功旣陞伯爵虎而翼矣恣意凌人錦衣衛指揮遂

一
杲與寇都御史不勝其過而少裁抑之天順辛巳七
月二日遂反前一日朝廷命兵部尚書馬昂懷寧伯
孫鏜征西欽以是日精兵已出已領達官入變事可
成也幸達官中馬亮夜報恭順侯吳瑾瑾告孫鏜進
本達上得不啓門五鼓欽已橫殺于街舉火攻門朝
臣多避走遂寇二公首被殺戮李閣老賢被執得不
死比天明孫鏜會出征官大戰于四牌樓至暮乃平
恭順亦戰死京師時有詩云曹奴此日發顛狂寇遂
諸公死亦當謂寇深學士叩頭如犬吠謂李賢尚書鎖

項似牽羊謂王翱萬安叩首稱三叔恭順吳瑾為恭順侯當寬

戰一場寄語滿朝當道者將何面目見吾皇予以詩
固取笑於一時未足與論幸而得馬亮之報孫鏜領
兵未行元惡不旋踵而就戮此固宗社之靈也不然
變起倉猝流血廟堂豈特朝臣之逃匿哉

韓成于光

韓成虹縣人從太祖征陳友諒鄱陽湖大戰之時賊
衆圍上不解羣將計無所出成進計曰臣聞古之人
有殺身成仁者臣不敢辭遂服龍袍冠冕與上衣同

對賊衆投水賊因是解後封成爲高陽王祠祀康郎
山焉于光南陽人從太祖征伐有功封指揮同知後
鎮鞏昌地名元將王保保襲蘭州光以兵援之被執
使至城下呼兵出降光大呼曰我不幸受執公等堅
守徐總兵將大軍至矣遂被害事聞上爲震驚遣官
祭以少牢今聞配享功臣廟未知果否昔漢祖被圍
滎陽時紀信誑楚出降而逃與韓成之事一也唐劉
感戍涇州被薛仁果所執使至城下約降感大呼曰
賊大飢秦王領兵至矣遂被害于光之事同也然韓

成得封侯血食子孫受爵而紀信無聞焉感贈公得
謚子孫受爵光於數事未有也吁剖符分封拔劍論
功漢于功臣悉矣何當時無一人之言紀信在地立
廟追贈享祀聖朝報功之典至矣何於于光無贈焉
二者胥失矣

劉朱貨財

正德間前有中官劉瑾後有指揮朱寧皆擅主權及
籍家資劉瑾計有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
兩元寶五百萬錠銀八百萬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

六百兩寶石二斗金甲二金鉤三千玉帶四千一百
六十二束獅蠻帶二束金銀湯盞五百蟒衣四百七
十襲牙牌二匱穿宮牌五百金牌三裘衣四八爪金
龍盛甲三千玉琴一玉瑤印一顆以上金共一千二
百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共二萬五千九百五十八萬
三千六百兩朱寧計有金七十扛共十萬五千兩銀
二千四百九十扛共四百九十八萬兩碎金四箱碎
銀十匱金銀湯盞四百金首飾五百十一箱珍珠二
匱金銀臺盞四百五十副玉帶二千五百束金絲環

四箱珍珠眉葉纓絡七箱烏木盆二花盆五沉香盆
二金仙鶴二對織金蟒衣五百箱羅鈿屏風五十座
大理石屏風三十三座圍屏五十三扛蘇木七十扛
胡椒三千五十石香椒三十扛緞疋三千五百八十
扛綾絹布三百二十扛錫器磁器三百扛佛像一百
三十匱又三十扛祖母綠一尊銅鐵獅子四百車銅
盆五百古銅爐八百三十古畫四十扛白玉琴一金
船二白玉琵琶一銅器五十扛巧石八十扛嗚呼胡
椒八百斛珊瑚七尺高以其爲侈著之史冊以今較

之未知孰多孰寡此非生民膏血耶

霸州賊

正德五年九月霸州劉六劉七齊彥名原係謀逆太監劉瑾門下瑾敗遂糾賊眾流劫地方後又增入楊虎趙鏐號趙風子劉惠等共二十五名分爲二十八營共有人馬十七萬五千各授僞官張打奉天征討元帥旗幟上以金書聯對云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混沌之天又于老營以大紅綵緞書英雄吞海岳氣勢轉乾坤攻破州縣幾二百殺死總兵

馮禎叅將王杲都指揮王保詹濟潘紳同知郁采指揮知縣雜職數十員姦淫婦女磔剋殘不可言也所過獄囚卽放爲助庫藏兵甲卽取爲用又每題詩各地有平欺敵將虎擒羊縱橫六合誰敢捕又有幾回月下敲金鐙多少英雄喪膽寒之句大畧劉六劉七齊彥名等多在河南湖廣而劉惠趙鏐楊虎多在河北山東彼此間奔走直至山西南直隸方絕時七年冬矣楊虎劉六劉七爲水滄死齊彥名陣亡劉惠射傷自焚獨趙鏐變僧逃至江夏生擒嗚呼擾亂六

省延踰二年豈非數也哉然不立官據土此其賊也
歟詳載守溪長語

黃蠟

嘗閱本朝閣老王濟之長語載黃蠟一事洪武永樂
時歲用三萬斤景泰天順時加八萬五千斤成化以
後十二萬斤矣復曰其餘可知乃有惜之之意予讀
之亦喟然以爲當國慮者可無救弊之術哉及見容
齋三筆紀宋真宗時用蠟三十萬斤孝宗時又倍之
不知當時用蠟何故如此之多本朝之用又三分之

一也嗚呼財者國之命脈用如泥沙此宋之日入卑
羽國雖有人江山無寸尺之復也噫

三無

唐明皇天生知音故一時臣下多有精律呂者如黃
幡綽亦能之嘗見羯鼓錄內載其曲至德宗時往往
亦多能人杜鴻漸帥西川每于暇日與僚從宴觴驛
樓命家僮作樂或致西山諸鳥齊鳴或致山羊俯仰
如鼓節奏宋沈爲太常待漏光定寺聞塔上風鈴而
知姑洗編鐘取置僧堂令太常作樂而聲應又侍帝

七修類稿卷十三
觀樂指琵琶者曰大逆指主笙者曰魂遊廬墓已而
按之一已逆父至縊一過數日而卒嗚呼今之太常
果誰能哉若閩人李文利雜著元聲一書恐亦踵劉
恕外紀長孫無忌隋志李氏春秋之故迹歟不然依
其所著而作樂果能致百獸率舞之事歟是何太常
之不從也今日可謂無樂矣古人左史紀言右史紀
事宮中又有起居注善惡直書故後世讀之如親見
者也今史官雖設而不使日錄一朝宴駕則取諸司
奏牘而以年月編次且不全也復收拾於四方名目

而已且愛惡竄改于二三大臣三品以上方得立傳
但紀歷官而已是可以得其實乎今日是無史矣夫
兵貴精不貴多今天下之兵不下百萬京師二十萬
有餘可謂足矣然一方有警卽調京軍大同榆林每
每殺戮大臣專事姑息較古人以數千而摧敵提數
萬而所向無前者大不侔也今日可謂無兵矣偶因
言樂而併此二事論之

開漕河

洪武二十四年河決會通河遂淤自濟寧至臨清舟

楫不通凡軍需錢糧之輸北者悉運至德州始入衛
河永樂初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建言欲開此河以濟
濟寧州往北旱站未嘗爲漕運也後阿城宋尙書禮
因潘言之引端遂上疏欲疏鑿此地復導山東諸泉
滙于南旺三湖即古大野之地永樂十年公又復上河運之
疏十二年遂罷海運而平江伯陳瑄亦疏鑿淮揚一
帶自此南北達會通矣可謂天地間大功國家大利
無窮之大業也然而論功當以宋公第一後以微過
朝廷見疎故西厓諸公常有詩弔焉正德間始建祠

于分水龍王廟側卽宋公用鄉民白老人之謀于此
築閘處也今人口傳平江伯之功而不知宋公之始

開故揭之藁

詳見王端毅公濟河通誌

徐劉先知

國初金華劉日新推太祖之命當爲帝王後登極召
之與官對曰不願問欲富乎亦曰不願第欲求一符
以遊天下太祖遂寫詩于手扇曰有一老古叟胸中
羅星斗許朕作君王果應仙人口賜官官不願賜金
金不受持此一握扇天下橫行走遊數年回語妻曰

復命當死京師妻雷使勿行曰數也遂往南都因請
藍玉之命曰當封也但封後某日有大難果是日因
謀逆被擒連及日新以其推知故也上問汝知已命
乎對以盡今日遂殺之又徐天明不知何籍洪武間
因奏國家灾祥之數太祖曰汝知自乎對曰臣死于
緋衣小兒之手帝即故令一老千戶押出斬之斬後
方知千戶之名裴嬰乃非衣小兒矣皆可謂神也

七修類藁卷十三終

七修類藁卷十四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國事類

本朝科場

本朝科場自洪武三年第一場經義一篇限五百字
四書義一篇限三百字第二場禮樂論限三百字選
至第三場時務策一道務直述不尚文藻一千字以
上三場之後騎觀其馳驟便捷射觀其中數多寡書
觀其筆畫端楷律觀其講解詳審此鄉試會試之式

也殿試亦止策一篇却是時務其時取士各省四十名廣西二十名南直隸一百名不知何年定以今格然而刊試錄亦尙與今不同前後序文有三四篇者經義一題或刊二文者永樂十年錄有減場五篇者亦中魁選又殿試一二甲選部屬三甲選縣佐今則皆異於前矣

初起義兵功臣

續綱目所載從我太祖初起義兵渡江者十人中山王徐達鄭國公馮國用平章政事邵榮信國公湯和

鄂國公常遇春衛國公鄧愈長興侯耿君用楚國公廖永安文臣太師李善長叅議毛廣方渡江而附者一人號國公俞通海外甥一人曹國公李文忠義子一人西平侯沐英

太廟配享功臣

中山王徐達開平王常遇春岐陽王李文忠寧和王鄧愈東甌王湯和黔寧王沐英右六公洪武初追封賜諡號國公俞通海蔡國公張德勝越國公胡大海梁國公趙德勝泗國公耿再成永義侯桑世傑右六

公洪武末復追封賜諡皆配享太祖者也河間王張
玉東平王朱能寧國公王真少師姚廣孝已上四公
永樂初追封賜諡皆配享成祖者也

土地

太祖常微行遇一監生同飲於酒家柰坐已滿回觀
惟有土神之几太祖遂移神於地曰且讓我因對飲
問生曰何處人生曰重慶帝因出對曰千里爲重重
水重山重慶府生對一人成大大邦大國大明君帝
甚喜散後酒主復移土神上坐是夜夢神曰皇帝命
我不可上坐方疑之則聞朝廷召昨日飲酒監生與
官矣然後知太祖焉故今天下土地多坐於下

南北卷

國初會試多中南人故名臣多出南人觀建文死節
之士可知矣餘冬序錄以爲洪武元年定南北中三
色卷以取士恐不然也予見三朝聖諭錄載仁宗時
楊文貞公奏分南北卷及蹇義等議定各處額數議
上宮車宴駕宣宗行之

南都二墓

京師城中不許有墓雖古者發之太祖一日微行至
朝天宮前見一婦人大笑問何爲也曰吾夫爲國死
爲忠臣吾子爲父死爲孝子天下婦人好夫好子無
出我右故笑之太祖曰汝夫在何所婦人以手指之
此去數步遂不見明日太祖命有司往視之惟草
木森翳而已掘地數尺有誌乃晉卞壺之墓遂命掩
之孝陵城西門內有吳孫權墓築城者奏欲去之詔
曰孫權亦好漢子畱爲門主遂止

黃珖

憲宗皇帝在東宮景皇帝有子曰見濟奸臣黃珖具
奏請立爲皇太子上大悅命禮部會多官議學士陳
循力主之將復本署名吏部尙書王翱有難色不得
已亦署本上如所請於是出憲宗就沂邸大臣皆進
官受賞翱得所賜元寶頓足嘆曰此朝廷何等大事
乃復以利自污耶吾儕愧死矣時景泰二年五月八
日之事英宗復辟憲宗復正位東宮珖已死發棺梟
首詳載廣西省志夫景皇帝病不可起奏請早建元良後又
請復東宮卽憲宗也故程學士敏政序文云少保嘗

一但類名十四
奏立之文刺史湯抄亦曰後憲宗見有請立章疏遂
復于官并官其子但以易太子錮南宮爲于公之罪
理宜誅之殊不知易太子乃黃玘之發衆官迫於景
帝而何文淵首出天佑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
子之詔語于公亦難於言矣南宮之錮又豈當時不
出於帝出於少保况英宗未回時亦自言得回處閒
足矣旣回而揖遜讓位久之然後英宗退處南宮豈
國有二君理耶又曰當時實欲迎襄王殊不觀迎襄
之意自是王文見前又曰于之死非徐害之不觀英宗

猶豫良久曰于謙曾有功衆相顧未對有貞前曰若
不置謙等於死地今日之事爲無名則此一言而公
遂遇害果非徐耶又曰迎復出自張石夫文刺史亦
蘇人也何不見蘇林小記耶嗚呼私心一萌欲掩人
過遂致顛倒是非使天下彰彰者猶將隻手掩護多
見其不知量也予著黃玘之事并辯漫抄亂言黃乃
廣西思明府土官之弟都指揮使也因坐死罪故爲
此舉遂得釋復官

石亨姦黨

英宗皇帝光復寶位改元天順武清侯石亨等誣大學士王文大司馬于謙等迎代之罪都給事中王鎮等亦皆吠形至有誓不同朝之語而精功不傳余得其彈文備錄於冊所以著小人同惡之罪亦若道命錄之傳也刑科等科都給事中王鎮等謹奏爲奸臣謀爲不軌等事嘗謂背主負恩者人臣之首惡大逆不道者王法所必誅舊典甚明常刑罔赦切照犯人王文于謙俱以小人濫膺重任一以不學無術之庸才而司台輔貌實陋而心實險一以舞文弄法之小

智而與兵權言實清而行實濁不思保乂王家却乃肆爲奸宄交結權宦挾天子以令羣臣樹立黨私引宛邪以充庶位內則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勤等爲之腹心外則內閣陳循江淵蕭鎡商輅等同其黨惡附和黃玠之邪議易立儲君逢迎人主之非心廢黜汪后公攘名器酬平時賄賂之私強立刑誅錯當代言官之口臺諫多爲之鷹犬忠義咸畏其擠排數年以來內外顯官皆出其門奔競成風諂諛充位君子無以安其位而行其道小人得以遂其志而售其奸

遂使天下之人但知有王文而不知有人主但知有于謙而不知有朝廷忠良解體義士痛心流毒生靈貽殃兆庶至於咎徵屢見構巧辭以粉飾太平災異迭臻獻諂言以熒惑聖聽誠國家之巨蠹一代之奸雄乃者景泰皇帝不豫連日不能視朝豈意王文于謙舒良王誠等不顧宗社之重惟務身家之謀陰結異圖包藏凶禍欲召外藩繼位紊亂宗枝事雖傳聞信實顯著人心洶湧中外危疑仰荷皇上俯從羣臣之請入定大難禍機未發元惡就擒安宗社于幾危

成國家于再造臣民欣忭日月增光萬萬年太平之福實基于此矣臣等切聞春秋之法治奸惡毋分于存歿誅亂臣必嚴其黨與且如王文之黨固非一人而少卿古鏞叅議丁澄爲甚于謙之黨亦非一人而侍郎項文曜都御史蔣琳爲首又如尙書俞士悅邪妄深爲慘酷殘忍侍郎王偉雖有小才貪淫狡詐不行罷黜安示將來况當撥亂反正之時命德討罪之日伏望皇上奮乾綱之勇昭日月之明乞將王文于謙王誠舒良等明正典刑榜示天下其陳循等并奸

惡古鏞等誅其一二以示至公餘則屏之遠方終身不錄庶得亂臣賊子無以效其尤義士仁人得以伸其氣宗社幸甚生民幸甚臣等職居言路與此好黨誓不同朝昧死上言伏乞聖斷謹具奏聞此正月十九日也嗚呼冤哉

散粥施藥

嘉靖二十年起朝廷每歲一月日散粥米二百石丸藥六千囊粥則人給一杓可三五口供也藥則衣金者百丸并符篆湯方各一紙銀五分錢十五文共貯

綾錦計價三錢惠下之心甚矣

本朝內官忠能

洪武間雲奇南粵人守西華門知丞相胡惟庸謀逆冀其因隙以發未幾胡誑上所居井湧醴泉邀上觀之車駕當西出公聞慮上及禍奔衝蹕道勒馬啣以言氣喘舌缺不能達上怒不敬左右搯搥亂下公垂死忍痛指賊第上悟遂命左右回駕登城近胡第而觀之見其內伏壯士于屏帷間數匝亟還則罪人就縛時召公則息絕矣遂贈官賜葬地于鍾山之西至

今春秋祭焉又沐敬建文朝太監從永樂征北逾月
不與虜遇人馬困頓上猶未已也敬諫再四上詈之
曰反蠻敢爾敬仰視曰固不知誰是反蠻上怒命曳
斬之顏色不動上曰我家養人皆若人豈不有益釋
之又阮安交趾人清介善謀尤長于工作之事北京
城池九門兩宮三殿五府六部及塞楊村驛諸河凡
語諸役一受成筭而已後爲治張秋河道卒平生賜
予悉上之又金英不知何許人正統己巳夷騎薄都
城廷議有欲南遷者英大言曰死則君臣一處死爾

敢有遷都爲言者上命必誅之衆心稍定惜不知英
始終也天順間東宮典璽局郎覃吉廣西人讀書識
大體憲宗嘗賜東宮五莊吉告不當受曰天下山河
皆主所有何以莊爲徒爲左右利而已東宮嘗念高
里經吉至殿下駭曰老伴來矣卽以孝經自攜吉跪
曰得無念經乎曰否吾纔讀孝經見畏如此懷恩不
知何許人成化間御史林俊劾季曉詔下獄且不測
恩叩頭極言救解上大怒曰汝與林俊合謀誣我不
然彼何知宮中事以硯擲之不中復扑以筆脫帽俯

伏不起上命扶出至東華門遇鎮撫曰若等諂梁芳
傾俊俊死若等不得獨生章瑾以寶石得幸上命其
傳旨進錦衣鎮撫恩曰鎮撫掌天下獄極武臣之美
選也柰何以小人得之不肯傳上曰汝違我對曰非
敢違命恐遭法也都御史王公恕屢上疏切直恩每
陰扶之免禍弘治初大開言路言官指內臣爲刀鋸
之餘太監覃昌等大怒恩曰彼言是也吾等本刑餘
之人何爲怒之也又常隨何鼎餘杭人性儉素好讀
書冬夏衣服止是數襲弘治間日見張后兄弟出入

宮中心甚忿之以爲祖宗法度不許外人到此一日
孝宗與張飲偶起如廁除御冠於執事者張戲之又
帶洒汚宮人鼎遂持瓜候宮門擊之賴太監李廣傳
露得脫明日上疏隨被張后杖死海子時翰林某有
詩曰外戚擅權天下有內臣抗疏古今無道合比干
惟異世心於巷伯却同符之句又蕭敬閩人知累朝
制度而且勤學善書弘治間當國甚謙時宜正德間
內臣用事蕭不與其黨以至景泰間與安剛直亦俱
可取

土木之敗

正統間自宦官王振專權上下受害災異迭見丁卯
戊辰年浙江紹興山移地動白毛遍生陝西二處山
崩一處有聲叫三日移數里皆不敢詳奏又黃河改
流東向滄沒千家南京之殿一火而盡是夜大雨明
日殿基生荆棘高尺餘方始下詔則四方盜起矣至
己巳七月八日以後胡虜入寇之報一日數次振乃
不與人謀而遂挾天子親征九卿科道上章留之不
從連夜傳旨駕出總兵官以下亦弗預知軍士俱無

備文武大臣匆匆隨焉初至龍虎臺札營一鼓卽虛
驚衆以爲不祥明日過居庸關建牙梟來集上人心
愈疑又明日過懷來又二日過宣府日去一日非風
卽雨聲息愈急人情洶洶大臣七奏班師皆不報亦
王振主之也時虜逼近遣成國公率五萬兵迎之奈
公有勇無謀冒入鷓兒嶺寇則兩翼夾攻殺之殆盡
時方移營土木近水草也蓋此山舊有泉流入渾河
未嘗乾涸至此適涸軍士二日無水掘地至二丈不
得寇見不行亦退圍我軍因而擡營南就渾河行未

七修類稿卷十四
三里寇見之遂羣譟而衝我軍顛頓無一人執戈相
與枕藉任胡騎蹴踏之矣由是車駕蒙塵太師英國
公兵部鄜尙書竟不知死所也蓋北虜臨敵必待人
動而後來衝使我師堅壁未必如此速奈何天絕其
水耶幸而二十餘萬人傷者半而死者三之一驟馬
衣甲器械盡爲胡所得豈偶然耶時八月十五日亦

平頭巾網巾

今里老所戴黑漆方巾乃楊惟楨入見太祖時所戴
上問曰此巾何名對曰此四方平定巾也遂頒式天

下太祖一日微行至神樂觀有道士於燈下結網巾
問曰此何物也對曰網巾用以裹頭則萬髮俱齊明
日有旨召道士命爲道官取巾十三頂頒於天下使
人無貴賤皆裹之也至今二物永爲定制前世之所
無

二衛

太祖國初時立君子舍人二衛君子衛居文官子弟
舍人衛居武官子弟以宣使李謙安子中領焉晝則
侍從夜則直宿以爲心腹登極後總兵官家眷俱要

京中居住謂同享富貴二者雖若寵之實防之也

國初狀元

國家洪武元年乃戊申以辰戌丑未論爲殿試則當在庚戌是也故蘇州錢氏世譜庚戌安大全爲狀元姑蘇誌又以爲金壽殊不知當時求才之急一年二次矣且或每年或間一年亦不可知登科錄以爲自四年始則爲辛亥而非子午卯酉之期是國初不可以今日論也洪武丁丑福州人陳郊知天文傳臚

之日私語同輩曰今歲狀元必不利唱名乃郊太祖以其榜中皆南人誅考官劉二吾等并郊後復別取乃北人韓克忠爲首楊升菴在本朝極博者亦以韓爲辛未與許觀一年而二狀元且不知陳事蓋世遠難知故耳

七修類藁卷十四終

謝道韞每不樂夫致謝安責以何恨之言且聞叔與
客談不勝則遣婢白之欲爲小郎解圍後雖爲夫報
讐被擄又不聞其死節諸豈婦人事耶竇滔妻蘇若
蘭因夫取妾妬忌特甚夫怒棄之則織錦迴文以感
動之文雖奇妙又豈女人之德耶至於李玄盛之后
尹氏乃再醮之婦亦取入烈女吾則不知何謂也

喪天真

子友劉知縣敬宗一日敝衣草履獨行遇諸塗予戲
曰衣者身之章母乃褻乎劉曰子不知予當官時有

不可對妻言者此豈謂之無耻耶汝真林下之人而
任天真也予不覺悚然敬其言之誠白以言之不及
耳後見乖崖集有詩寄陳搏曰世人大抵重官榮見
我西歸夾路迎應被華山高士笑天真喪盡得浮名
因憶張詠尙爾如此益高劉言之不欺嗚呼仕路喪
天真從來可知也其不喪者幾人哉

兄弟異性

諸葛亮弟兄各仕一國亮與瑾共族而誕又遠矣况
當鼎立之時自足立業非若文文山之弟文壁

號文溪

既同胞而同仕於宋為惠州知州壁一旦降元曾不思兄

何所為而我立於其朝可乎有譏之者曰江南見說

好溪山兄也難時弟也難可惜梅花各心事南枝向

爖北枝寒以為詩史子以此詩亦未得也夫人視文

山死節似難而不知彼視之易耳弟乃無耻不知忠

義而苟生又何難哉不知者以壁與文山乃再從子

見文山寄壁之詩曰親喪君所盡猶子是吾兒故後

文陞壁子史繫文山之子也若張世傑乃范陽人張

弘範易州人金將張柔之子也但世傑曾從柔戍墨

談以為弟兄誤矣果如文山同胞則兄難弟難之句

其於厓山之時庶幾也

趙松雪不知大頭腦

趙松雪有十高之稱惜乎失身仕元每每因畫為詩

人所譏至於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此

元世祖命松雪作諷畱夢炎者今亦為人譏子昂誤

矣子但曰此二句即唐太宗之評魏武乃所以自狀

之說昨觀其逸民古詩三章則好德之心未忘也谿

上之詩曰錦纜牙檣非昨夢鳳簫龍管是誰家其自

傷感亦甚矣先正有言人要知大頭腦處悲夫

順帝始末

順帝乃宋恭帝所生元明宗取為養子

事詳宋遺民錄末卷

既立為帝幽徙文宗之后放殺文宗之子自文后不立

已子而立順帝則順帝所為可謂逆天不仁罪不容

誅矣然而復宋之仇絕元之統冥移暗奪世主沙漠

昌大趙脈天報宋家亦何厚耶至於失國君雖不明

史氏有言風憲為不捕之猫將帥乃反噬之犬是亦

天之所以陰使也殂於應昌荒塚以西江寺梁為棺

隨為我國家岐陽王所襲此則報於文宗之后也自

后妃以及金寶器物無所不獲獨太子愛猷識理達

臘走脫亦天之不絕宋也我太祖以其知天命而謚

之為順彼胡自謚為惠宗云

義之子昂

余嘗觀義之諫殷浩北伐書喜其事理通暢深中當

時之弊勸其輯和朝廷又見明識遠畧又嘗見趙子

昂論至元鈔法與說徹里論桑哥罪惡亦深中事宜

而忠謀不淺一則朝廷不能大用畱心翰墨一則累

於翰墨而年老遂已羲之豈可以清談者目哉子昂豈可以書畫者例哉是皆以其小而掩其大耳故宋杞嘗曰世獨以善書稱之何待羲之之淺也又以山陰書扇事爲圖尤可笑也楊載稱子昂曰知其書畫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經濟之學詎不信夫惜子昂第失其大節耳

邪正天賦非至親可移

夫人莫不欲其族屬貴盛又莫不欲族屬之爲天子也宋王安石引用小人以作新法而弟安國力非之

韓絳附會安石制置三司條例以得宰相而弟維力爭之曾布當元符靖國之時陰禍善類而弟肇移書力勸之此皆以弟諫兄又何說耶唐朱全忠旣已滅唐其兄全昱厲聲曰朱三汝本陽山一民從黃巢爲盜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富貴極矣奈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年社稷他日得無滅吾族乎司馬昭初弒高貴鄉公其叔司馬孚枕帝之屍慟哭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武帝受禪孚則不肯就道執陳畱王之手歛獻流涕曰臣死之日大魏之純臣臨終遺命亦自謂

有魏貞士嗚呼前之數人以弟諫兄可謂邪正不類
矣後之朱全昱司馬孚弟姪爲帝已爲皇族富貴人
孰不願者反能仗義大言引過自責其視助惡不忠
者何如此性之所以天賦非學問能使之然也故雖
骨肉不倫耳

蛇報

世傳方正學之祖葬時其父夜夢老人告曰吾族久
居於此幸待遷而發土明日掘土得蛇窟而蛇不可
數計一時盡捶死焉時正學之母有姪見有黑氣一

道入座其後正學先生之滅族以爲蛇托生而報之
耳又言先生之舌似蛇尤可笑也昨見江湖紀聞云
吳玠帥蜀時以殺金坪叢茂恐奸寇匿中將焚時忽
老嫗攜子轅門告曰聞制置將焚山此軍令也不敢
阻但母子久居願少從容遷去否則亦必滅爾族吳
叱之竟焚明日巖下死大小蛇各一然火焰時中見
黑氣一陣從東南去適制置子婦正產產卽曦也予
意方之傳言或卽吳之事也否則何其傳之相似耶
或殺蛇事有而黑氣之說無也且許旌陽爲誅蟒而

得仙正學之父爲殺蛇而得正學是報之善也况先生一死令名千古誅夷一節反以爲蛇之報耶又當時齊黃輩之誅夷抑又何爲之而報之耶此必好異小說家或佛氏之徒故爲是言以愚民耳豈理也哉若吳曦爲逆而族以爲蛇報此或一道也

四雪

楊國忠嘗以沉香爲閣檀香爲欄檻麝香和泥爲壁至牡丹開時登閣以賞謂之四香閣王介甫嘗謂梨花一枝春帶雨桃花亂落如紅雨院落深沉杏花雨

珠簾暮捲四山雨謂之四雨詩也予又以楊之四香乃三真而一假借花之香也王之四雨既借於花孰不可者惟紅雨似實於珠簾又出於花之外也如李白之梨花白雪香元穆之落梅香雪浣蒼苔東坡之臥海棠泥汚臙脂雪楊廷秀之木犀雪花四出剪鷺黃是皆真以花爲雪而雪且各色也園林中植此四花以四雪取名爲亭可謂清標之至陋楊之香而過王之四雨矣

命

大貴賤壽夭固命矣聞沈石田周與同郡盧知縣鍾
年月日時皆同而仕隱不同意者沈雖無官而清名
勝之矣吾杭吳叅議鼎與徐憲副之子應祥亦同年
月日時吳既貴而子亦中舉徐於二者不獨皆無亦
未見其有勝者意又或時刻前後之不倫也第於每
會試三四百名進士未嘗有一人同者豈天下之廣
讀書者之多更無可同者乎是命真不足信也不足
信則顯顯推而驗之者又何歟前定之數又何歟噫
此造化之妙不可徧測比比而測焉非造化矣推而
極之造化亦莫得而自知聖人所以罕言也

陳子桎

元四明陳子桎作通鑑續編書宋太祖廢周主爲鄭
王舊書曰桎奉周主爲鄭王雷忽震几子桎厲聲曰老天便打折
陳桎之臂亦不換矣翼日又夢至一殿中有衣黃如
王者起坐謂子桎曰朕何負卿乃云朕爲篡耶子桎
心知爲宋祖對曰陛下欲臣死卽死史貴直筆也後
陳爲我太祖所戮人以爲報子以太祖戮之非報於
廢字也報於元字也夫臣之逐君非廢而何雷聲之

震偶相值耳苟有是夢宋祖亦自知愧又何能假太祖之手而戮之耶然則唐太宗之托夢溫公又何曾有所處耶且續編末論宋亡而借邵子皇帝王伯之數爲元會運世之說以謂大元混一揭宋之土地而歸職方國號曰元年號曰元豈非世復爲元之數乎夫經世之元十二會之名也胡元之元取大哉乾元之義今以宋爲末世元爲皇初謂冬復爲春世復爲元詔諛張大謬妄牽合謂之直筆可乎政其所以當誅也

推背圖

推背圖傳唐李淳風作也子嘗於萬都憲五溪處見之杳難明驗因而告日記憶宋禁讖書犯者日衆藝祖特以此書紊其次而雜書之傳數百本於人間使傳者惜其先後不復可驗遂爲棄之此或是歟五溪曰得矣可以告同類不觀可也

山水真假

予嘗笑人見好畫曰逼真山水及見真山水曰儼然一幅畫也是不知孰真而孰僞耶昨讀杜詩題蜀道

畫圖有曰華夷山不斷吳蜀水相通是又以畫爲真
矣又讀曾吉父詩云斷崖韋偃樹小雨郭熙山豈非
又以真者爲畫乎據此古今胥可笑也

織履

韓非子云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而欲徙於越或
謂之曰子必窮矣魯人曰何也曰屨爲履之也而越
人跣行縞爲冠之也而越人被髮以子之所長游於
不用之國欲使無窮其可得乎子以此卽齊王好竽
而抱瑟於王門顏駟遇三帝而非其所尙所謂鄧林
之木植於培塿之止則悖矣荆山之璞產於瓦礫之
場則非矣士之不遇豈非命歟

君臣難全

宋高宗時可謂有臣無君此中原之不可復也金世
宗時可謂有君無臣此治功之不能成也觀於全史
可知

人中

人居天地之中天氣通於鼻地氣通於口天食音人
以五氣鼻受之地食音人人以五味口受之此穴居中

故云若曰人有九竅自人中而上皆雙自人中而下皆單故云此則可名為竅中矣

人神尻神

人神逐日流行於四肢百骸而獨不在耳目者蓋耳目以司視聽神明出入之所也故不係於衆人頭法天足法地尻者尾骶也居脊骨之窮任一身之重而當百骸之中法乎人者所以獨取此

人身陰陽

陽之數一三五七九是有首而無尾也陰數二四六

八十是有尾而無首也故人身陽會於首而不至足陰會於足而不至首也

雪血色

雪者雨水之凝結之成形則從金矣是生氣盛而見母乃反本也故雪色白血爲陰而屬水坎之體陽也氣動而血行陰乘陽矣故色赤去體久而黑亦反本之義也

手足心

人之手心通心氣包絡經心屬火火性動也故抓之

七修類稿卷十五
應心而悅不痒也人之足心湧泉穴通腎氣腎屬水
水性靜也故抓之心畏懼而怕痒也

師生爭名

語林云馬融筭渾天不合召鄭玄令一筭便決及玄
業成辭歸融心忌焉玄亦疑有追者乃坐橋下據屐
在水上融果令人追之既而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
上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子嘗嘆其師於弟子何忌
才如此馬融又安得爲大儒耶因思世傳張長史學
吳畫不成而爲草書顏魯公學張草不成而爲真書

世豈知其然哉此爲弟子忌師故也夫二子才氣既
與師等則功雖與齊名必在下故欲別成一藝以自
名嗚呼世不古也自非大聖賢孰無爭忌之弊哉

二琰不當入列女傳

蔡琰邕女也初適衛仲道爲胡騎所獲在胡生二子
曹操贖歸再嫁都尉董祀不特再醮而已也雖天生
知音能辯琴絃之斷善書能文不忘父書之遺何係
於四德哉所謂大本已失鍾琰繇孫也適王渾生濟
渾嘗與之同坐濟過庭而渾曰生子如此足慰矣琰

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子不翅如此參軍渾弟
淪也琰心欲淪何其淫也不滿於夫可知矣雖聰慧
弘雅能文有識婦人何貴於此哉二琰收入列女傳
是故顯其醜也

鬚髮

人之鬚髮血之餘也各有所屬髮乃太陽之毛也太
陽屬心火火炎上故上生眉乃少陽之毛少陽屬肝
木木多傍枝故側生鬚乃陽明之毛陽明屬腎水水
流下故下生少年而黑者血色黑中則變白者白氣
色也老盡白者血耗而氣存之時矣

胎卵生物

凡禽卵生卵繫於背此本乎天者親上故能飛凡獸
胎生胎則在腹此本乎地者親下故走耳

道家五炁

道家有東方九炁木德星君西方七炁金德星君南
方三炁火德星君北方五炁水德星君中央一炁土
德星君此庚子數也以納音五行之子就天干上數
起遇庚字在第幾卽其位也如壬子木自壬數遇庚

第九故東方九炁也甲子金自甲數遇庚第七故西方七炁也戊子火自戊數遇庚第三故南方三炁也丙子水自丙數遇庚第五故北方五炁也庚子土就得第一故中央一炁也庚乃金金爲受炁之始故五方之炁以數加焉

世道

富貴易溺道義難行近惟科目取人舉業日盛而經學淺也人心尤入於利故賄賂公行而禮幣無誌銘太甚而史書非諂諛日盛而風俗薄在上者好古矯俗不能保其位在下者特立操行不能存其身真欲痛哭流涕也王文憲公詩云後世求才術最疎三年三日決榮枯噫欲復古治尙漢取士可也

人物生

人物之生大戴禮以物得生數故鼠孕一月猫二月狗三月猪四月猿五月生也人得成數故十月生也牛馬雖十二月象三年亦在生數論與淮南所載主日主辰穿鑿之說似差勝之予又以爲鹿乃六月而虎七月生者抑豈生數也耶道理難窮此聖人常示

人當然而不示人所以然也

口主惡俗

舊聞溫州樂清近海丐戶多有弟兄合取一妻以其
易於養贍也弘治間爲上司治以大罪而絕近聞湖
廣邊方多有子方十餘歲卽爲娶年長之妻其父先
與婦合生子則以爲孫也故每每父年二十時有子
已十餘歲矣爲撫巡有司者奏以大罪嚴禁其俗方

可

金生水

五行之生惟金生水爲難明蓋五金何能生水殊不
知金爲氣母在天爲星在地爲石星爲氣之精石爲
氣之形水生於氣之聚也天地之氣交則石生雲而
星降雨矣故有雨之夜星不見焉又按天文志以星
動搖而爲風雨之候石津潤而爲雨水之應此非金
生水而氣化之義歟五行以氣爲主是以五行之序
以金爲首也

草木綠色

予嘗見畫者以青黃之色和而成綠然後知木色木

青今草木俱綠者草木因出於土則生養混融而綠矣

十八重地獄

龍舒經云眼所見之處耳所聞之處鼻所嗅之處舌所味之處身所觸之處意所思之處謂之六根界色聲香味觸法所在謂之六塵界眼識色處謂之眼識界耳聞聲處謂之耳識界并鼻識界舌識界身識界意識界謂之六識界總謂之十八界夫十八界卽十八重也佛氏以卽心是佛妄行爲業皆目前者也今

六根六塵六識不得其所卽地獄耳世所謂十八重地獄者非此而何若以爲真有若另有他說恐皆非也六根六塵六入識界又解見楞嚴經

傷寒傳足不傳手

嘗言傷寒傳足不傳手予思人身血氣晝夜循環豈有止行足而不行手者况風寒之中人先入榮衛及見有解者曰足三陰三陽其行於身也長故受邪多手三陰三陽其行於身也短故受邪少是以傳足不傳手也又觀此事難知曰傷寒五日後漸變神昏十

日如醉人此熱傳手少陰心經心尤疑之及後讀瓊
言曰傷寒者乃冬時感寒卽病之名也冬乃坎水用
事其氣嚴寒凜冽水冰地凍在時則是太陽少陰正
司其令觸冒之者則二經受病其次則是少陽厥陰
繼冬而司春令而亦受傷何也蓋風木之令起於大
寒節正當十二月中至春分後方行溫令故風寒亦
能傷之手之六經主於夏秋故不傷之然後痛快明
白此節菴所以爲醫傷寒之師而有的本諸書之妙
也

夢

諸書論夢惟李太白潛書謂爲魂遊心溺乃當蓋魂
乃陽氣也主於情而動於外故人日用因物以遷夜
而寐焉魂觸於物因想者因而形矣蓋觀其老而夢
也所歷皆少壯之事豈非魂爲少陽之氣也哉若曰
人之神也神爲一身之主宰出卽人死故曰屍解而
神遊若列子謂神遇指在內者言如夢寒渴是也

誌狀不備

胡文定之作龜山誌銘不載高麗王問龜山先生在

何處之言勉齋爲文公之狀不載金人問朱先生安在之語豈蠻夷不足爲輕重哉抑二先生之尊敬不在於一時哉又伊川作明道行狀不言受學於濂溪此豈非傳道之大不必書耶抑又以乃兄不當在弟子列耶端不可測三公之意

人名不同

雉朝飛樂府解題古今註俱曰齊犢沐子作也別書又稱牧犢子寒食之事左傳以爲介子推琴操以爲介子綏說苑諸書皆曰介子推二名俱不知孰是也

拈書質諸博雅

名事相似

漢王祥孝母臥冰得魚晉王延亦爲母欲魚扣冰而哭忽魚躍出冰上漢洛陽大雪令以袁安死除雪入見其高臥又先賢行狀載胡定字元安時大雪而縣令遣掾排雪見定絕穀夫二人皆孝母求魚於冰名音又似矣胡之字又渾於袁名因雪而令遣人求見可謂切相肖者也今世止知王祥袁安之事故拈出之

素問

素問文非上古人得知之以爲卽全元起所著猶非隋唐文也惟馬遷劉向近之又無此等義語宋聶吉甫云旣非三代以前文又非東都以後語斷然以爲淮南王之作予意鴻烈解中內篇文義實似之矣但淮南好名之士卽欲藉岐黃以成名特不可曰述也乎或者醫卜未焚當時必有岐黃問答之書安得文之以成耳不然陰陽五行之理學思固得人身百骸之微非聖不知何其致疾之由死生之故明然纖悉

此淮南解性命道理處必竊素問而詭異奇瓌處乃蘇飛等爲之也故宋潛溪以淮南出入儒墨不純正此是也且淮南七十二候與素問註皆多芍藥榮五物攻麥秋至爲小暑至較呂氏春秋不同則王冰當時亦知素問出淮南也岐黃之文至於首篇曰上古中古而曰今世則黃帝時果末世耶又曰以酒爲漿以妄爲常則儀狄是生其前而彼時人已皆僞耶精微論中羅裏雄黃禁服篇中軟血而受則羅與軟血豈當時事耶予故以爲岐黃問答而淮南文成之者

耳

七修類稿卷十五終

七修類稿卷十六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義理類

葬

葬一也有古之人不如今者有華之不如胡者何也
今之葬者衣衾棺槨之外雖富貴之極者不以一物
為殉古人之葬多殉金玉銅器故後必為人所發殘
其骸骨至今尚爾傷哉中國葬且樹且封其園堂一
見知之胡人之葬務平實其地望之則曰陵墓在焉

過時雖子孫亦不知其處也久之相化爲土發掘之
事何有至今尚爾若中國蕤且樹且其園堂一
天地氣味之金王器妙必然人也
天以五氣生萬物氣無臭味故風雨霜露自天降者
皆無味也地以五味養萬物味具形質故地生者皆
有味焉

脾胃視聽

東垣以脾胃爲主蓋胃受水穀脾氣運動而後腐熟
水穀化生血氣人資以生也故凡人獲脾胃壯盛則

百病不生悠悠壽考矣予又思之脾胃屬土土動則
生如畎畝必假耕耘而後堪於種植眼眶屬脾開眼
則眶動眶動則脾應之而亦動四肢屬脾寤則四肢
動而脾應之而亦動故晝能飲食夜寐則不能也是
知脾胃相資當以運動爲功用耳丹溪以腎水爲主
蓋腎水足而血氣盛則病不生也然血氣之用多寓
於視聽何也經曰心爲血主而肝則藏之肺爲氣主
而腎則納之然肝竅目也肺竅耳也目之司視乃血
爲之用耳之司聽乃氣爲之用周章萬變皆本於耳

目焉子又思之始人之氣血之盛則視聽易用男子
八八六十四歲女人七七四十九歲氣血既衰耳目
之聰明減矣積日又久氣血涸矣故人至上壽雖無
疾病亦死修仙家欲絕耳目之欲有所由也豈非息
耳目所以養腎水耶知此則李主脾胃脾胃屬動朱
主腎水腎水當靜動靜雖曰循環又必靜爲之主蓋
氣血勝而脾胃則壯脾胃雖壯而氣血生覺難矣

人身一小天地

傳云人身一小天地天形圓而在上人之首圓應之

地形方而在下人之足方應之四時運於表四肢應
於外也五行處於裏五臟應於內也至以一節言之
人身之肝位在右而脈却見於左手若北方北斗天
樞在張宿十度而分野反在南方人身之脾位在左
而脈却見於右手若南斗六星二十五度而分野反
在北方靈樞邪客篇亦嘗言之但曰天有五音人有
五臟似亦少差予今特舉其要也

土饅頭

續仙傳有賣藥翁嘗呼曰有錢不買藥喫盡作土饅

頭去此言最警悟范石湖所謂總有千年鐵門限終須一箇土饅頭本此

墨磨人

宋石昌言藏李廷珪墨不用但玩之而已或戲之曰子不磨墨墨將磨子後東坡見昌言墓木曰木將拱矣墨固無恙予以與畱與他人樂少年同意

荒親

吾杭有荒親之禮詢之四方皆同蓋以父母死不得成親而於垂死之日卽講親迎之禮有至親沒而禁

家人舉哀以爲之者夫父母之死人子不欲生之時也而且停哀忍痛以講此歡樂之事此豈有人心者哉作俑者不特肆諸市朝矣昨觀所見集中亦如子論則知宋以來有之因仍苟且多爲惜財之小而忘大義奈何詩禮之家亦如是耶嗚呼斯舉也何代禁耶

名人無恥

文天祥在燕京時欲爲黃冠去國南官王積翁欲令謝昌元等十人請保釋之世祖亦有然意畱夢炎曰

不可天祥倘出復召號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遂寢
其事我太宗渡江靖難之時廷臣胡廣金幼孜胡儼
解縉楊士奇衡府紀善周是修同約死節明日惟是
修詣國子監尊經閣下縊焉他日士奇爲之作傳與
其子曰向使同尊翁死此傳何人作也嗚呼衆固可
責矣若留楊數言尤爲無恥之甚讀書明大義至此
尚爾云云天理人心安在哉

三國與宋用人不同

人才之盛莫三國與宋也皆不能成功者三國人才
大小各盡角立而不下故至衰敗之後方混而一宋
有人而不用用而不專專而復爲小人所問總謂不
能盡人之才故必至失國嗚呼非數也耶

稱名不雅

古人婢妾之名或以玉具或以花柳或以清奇之物
各義命之隨其意也若李庚之婢曰却要潘杭之妾
曰解愁甚不雅耳士君子忌之

元祐黨碑偽學逆籍

元祐黨碑宋立於文德殿之東壁蔡京書之也偽學

逆籍作惡於韓侂冑頒行天下者也然皆一時賢人君子遭厄被誣豈知實所以顯揚諸君子之名於千萬世矣哉惜史未能全收入未盡知今者叅道命錄陶朱新錄等書分門共錄載之於左使後學之士一覽可知庶不至善善惡惡之顛倒也然元祐之黨劉元誠謂止七十八人慶元之黨黃勉齋謂非黨者甚多此又不知何據而云尙俟熟史者證之

文臣曾任宰臣執政官二十七人
司馬光 文彥博 呂公著 呂大防 劉摯

韓忠彥 曾布 梁燾 王巖叟 蘇轍

王存 范純仁 鄭雍 傅堯俞 趙瞻

韓維 孫固 范百祿 胡宗愈 李清臣

劉奉世 范純禮 安壽 陸佃已上並元祐

黃履祥符 張商英 蔣之奇已上元符

曾任待制以上官四十九人

蘇軾 劉安世 范祖禹 朱光庭 姚勗

趙君錫 馬默 孔武仲 孔文仲 吳安特

錢勰 李之純 孫覺 鮮于侁 趙彥若

趙高	王欽臣	孫升	李周	王汾
韓川	顧臨	賈易	呂希純	曾肇
王覲	范純粹	呂陶	王古	豐稷
張舜民	張問	楊畏	鄒浩	陳次升
謝文瓘	<small>已上並元祐</small>	岑象求	周鼎	徐勣
路昌衡	董敦逸	上官均	葉濤	郭知章
楊康國	龔原	朱紱	葉祖洽	朱師服
<small>已上並元符</small>				
餘官一百七十七人				

秦觀	黃庭堅	晁補之	張耒	吳安詩
歐陽棐	劉唐老	王鞏	呂希哲	杜純
張保源	孔平仲	湯馘	司馬康	宋保國
黃隱	畢仲游	常安民	汪衍	余爽
鄭俠	常立	程頤	唐義問	余卞
李格非	陳瓘	任伯雨	張庭堅	馬涓
孫諤	陳邠	朱光裔	蘇嘉	龔夬
王回	呂希績	吳儔	歐陽中立	<small>已上並元祐</small>
尹材	葉伸	李茂直	吳處厚	李積中

商倚 陳祐 虞防 李祉 李深

李之儀 范正平 曹蓋 楊琳 蘇昞

葛茂宗 劉謂 柴袞 洪羽 趙天佐

李新 衡鈞 兗公適 洪百藥 周誼

孫琮 范柔中 鄧考甫 王察 趙岫

封覺民 胡端修 李傑 李賁 趙令時

郭執中 石芳 金極 高公應 安信之

張集 黃策 吳安遜 周永徽 高漸

張夙 鮮于綽 呂諒卿 王貫 朱紘

吳朋 梁安國 王古 蘇迴 檀固

何大受 王箴 鹿敏求 江公望 曾紆

高士育 鄧忠臣 仲師極 韓治 都貺

秦希甫 錢景祥 周緯 何大正 呂彥祖

梁寬 沈千 曹興宗 羅鼎臣 劉勃

王拯 黃安期 陳師錫 于肇 黃遷

莫俠正 許堯輔 楊肥 胡良 梅君俞

寇宗顏 張居 李修 逢純熙 高遵恪

黃才 曹盥 侯顯道 周遵道 林膚

葛輝	宋壽岳	王公彥	王交	張溥
許安修	劉古甫	胡潛	董祥	楊瓌實
倪直孺	蔣津	王守	鄧元中	梁俊民
王陽	張裕	陸表民	葉世英	謝潛
陳唐	劉經國	扈充	張恕	陳并
洪芻	周鏐	蕭利	趙鉞	滕友
江洵	方适	許端卿	李昭玘	向紉
陳察	鍾正甫	高茂華	楊彥璋	廖正一
李夷行	彭醇	梁士能	<small>已上並元符</small>	

武臣二十五人

張巽	李備	王獻可	胡田	馬諗
王履	趙希夷	任濬	郭子旂	錢盛
趙希德	王長民	李冰	王庭臣	吉師雄
李愚	吳休復	崔昌符	潘滋	高士權
李嘉亮	李琬	劉延肇	姚雄	李基

內臣二十九人

梁惟簡	陳衍	張士良	梁知新	李倬
譚辰	寶鉞	趙約	黃卿從	馮說

曾壽 蘇舜民 楊侗 梁弼 陳恂
張茂則 張琳 裴彥 李侗 閻守勲
王紱 李穆 蔡克明 王化基 王道
鄧世昌 鄭居簡 張怙 王化臣已上並元符
為臣不忠曾任宰臣二人 昌餘

王偽學逆黨籍
王命珪 章惇 李水 王致

宰執四人 李正 王勳 王勳 王勳
趙汝愚右丞相 雷正少保 觀文 王藹潭州 周必大少傅

觀文殿大學士

待制以上十三人

朱熹煥章閣待制 徐誼知臨安府 彭龜年吏部侍郎 陳傅良中書舍人

薛叔似戶部侍郎 章穎兵部侍郎 鄭湜刑部侍郎 樓鑰吏部侍郎 林大

中吏部侍郎 黃由禮部尚書 黃黼兵部侍郎 何異禮部侍郎 孫逢吉吏部

侍郎

餘官三十一人

劉光祖起居郎 吳祖儉太府寺丞 葉適太府卿 楊方秘書郎 項

安世校書郎 李稟校書郎 沈有開起居郎 曾三聘知潁州 游

仲鴻軍器監簿 吳獵監察御史 李祥祭酒 楊簡國子博士 趙汝讜監

藏趙汝讜 淮西府幹 陳峴校書郎 范仲黼著作郎 汪達司業 孫

元卿國子博士 袁燮太學博士 陳武國子正 田澹宗正丞 黃度右

言張體仁 太府卿 蔡幼學福建提舉 黃灝浙西提舉 周南池州教授

吳柔勝嘉興教授 王厚之江東提刑 孟浩湖州知州 趙鞏揚州知州 白

炎震成都通判

武臣三人

皇甫斌池州都統 范仲壬知金州 張致遠江西兵馬鈐轄

士人八人

楊宏中 周朝端 張道林 仲山麟

蔣仲 徐範並太學生 蔡元定 呂祖泰

髮黑白

人之髮白有遲速者世以多思慮者早白蓋以髮乃血之餘心藏血心役於物不能滋蔭也故謝超宗入獄而髮白周興嗣成書而髮白然予所見有年齒雖向而勞苦安逸迥然各異逸者反白勞者反黑似不在思慮所致也每詢其人多在父母之傳流近又見鎮江丁氏一族家多顯宦少長盡皆白髮此顧愷之

對簡文曰松栢之姿蒲柳之質自不同耳言雖近於
諛上是或一道也予已論鬚髮矣此又餘意

淵明非詩人

真西山論陶詩榮木之憂逝川之嘆也貧士之咏簞
瓢之樂也以公之學在經術中來予又以公非自經
術自性理中來夫飲酒第五首贈炙人口者也嘗往
來胸中若有所得其好者夫以第一句結廬在人境
似靜中有動第二句而無車馬喧似動中有靜三四
句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卽心境渾融處也五句

採菊東籬下是潛心求一六句悠然見南山是得一
之徵矣七八句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乃至和充
溢表裏盎然九句此中有真意所立卓爾十句欲辯
已忘言正末由也已可見陶公心次渾然無少渣滓
所以吐詞卽理默契道體高出詩人有自哉

混堂

混堂天下有之杭最下焉有好事者借喻爲記頗得
箴規之義錄以告不知恥者記云吳俗斲大石爲池
穹幕以磚後爲巨釜令與池通轆轤引水穴壁而貯

焉一人專執爨池水相吞遂成沸湯名曰混堂榜其門則曰香水男子被不潔者膚垢膩者負販屠沽者瘍者疔者納一錢於主人皆得入澡焉且及暮袒裼裸裎而來者不可勝計苟蹴之則泥滓可掬臭其體穢氣不可聞爲士者每亦浴之彼豈不知其汚耶迷於其稱耶習於俗而不之怪耶抑被不潔者膚垢膩者負販屠沽者瘍者疔者果不相浼耶抑經其浴者目不見鼻不聞耶嗚呼趨其熱而已也使去薪沃釜與溝瀆之水何殊焉人孰趨之哉

鄭顏鬼事

怪誕之事多矣有不可以理格者孔子所以不言今可窮者試言其一二事予舊讀鄭畋事以爲傳記怪誕之言不足信也及見顏畿之事意其正史所書耳目所屬去當時不遠亦豈妄言哉因格其理將以質之人人適府頌邵二泉先生學史到學檢有顏氏之條斷義與愚見同也因錄其事與邵說并區區之見於左唐鄭畋之父亞未達時旅遊諸處畋妻與婢在一觀中將產忽聞空中語曰汝出觀外母汗吾清境

七修類稿卷之六
不然殺汝也妻曰婦人無歸望聖者憫念及五鼓分
娠乃殞道衆乃殯於墻外亞歸以酒酹之夜夢妻曰
余命未盡爲神殺也北去十里有寺一僧可五十能
活之當再三哀祈亞不以爲信次夕又如此於是趨
寺果見此僧初見亦喜亞告之初不顧曰我凡人豈
知幽冥事乎亞懇再三僧怒擊之甘辱不去久之僧
乃許曰待吾入定尋訪之夜半起謂亞曰事諧矣天
曙先歸吾當送來歸三鼓聞戶外人語卽引妻來曰
身已壞此卽魂耳善相保囑之而去其妻宛如生平

但惡明處數年妻乃別去曰數盡矣故世傳畋爲鬼

生

出中朝
故事

顏含兄畿咸寧中得疾就醫自療遂死於

醫家家屬迎喪旛每繞樹而不可解引喪者顛仆稱
畿言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耳今當
復活慎無葬也其父祝之曰若爾有命復生豈非骨
肉所愿不爾葬也旛乃解及還其婦夢之其母及家
人又夢之含乃曰非常之事古則有之乃發棺果有
生驗然氣息甚微飲哺將護累月猶不能語飲食所
須託之以夢含乃絕棄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

十有三年晉書顏含傳邵子曰人死而復蘇者有之畿蘇矣能夢而不能言久之復死何也魂魄合而為人離散則死若畿者殆陰復而陽不復歟不然則其周旋不舍者何物也邪是則顏畿既爲陰復而鄭妻之復豈非其陽魂邪其所以惡明者猶在陰類故也

天命性情喻

先輩吳美中瓚以米籩喻天命蓋以上動下靜運轉不已則米穀四出如萬物之生也隨地之高下污潔之處而投焉則如人之有富貴貧賤者矣又以燈油

喻性情以油爲氣而燈心爲質燈焰乃精神也及其照物則爲才能其熱者性也燈滅而燼落魄降也烟氣上騰魂升也油有清濁燈心有肥細乃資質之美惡耳此乃以粗喻精實爲至理人亦易曉也故錄之

龍象

夫人之所以爲人國之所以爲國以其有義禮而名器存焉嘗見龍王祠而有勅封者龍雖靈物亦獸也象固至馴豈可以人禮待之今龍襲之以衣冠加之以王號而象則食之以二品之料加之以指揮之稱

較之禹驅蛇龍周公驅虎豹犀象而遠之之意不有
異乎賤名器無義禮甚矣若太祖於四海四瀆止封
某海某瀆之神何其正大苟爲禮官者建議於廟堂
可也

荀趙

予嘗謂荀子曰非其人而教之齊盜糧而借寇兵也
卿獨不思李斯之爲人也又宋祖曰洞開重門正合
我心少有私曲人皆見之獨不思負世宗何曲如之
人不見耶

伯顏子中傳

伯顏字子中世家西域其祖父宦江西因家焉遂爲
進賢人幼讀書卽通大義稍長無所嗜好惟耽翫典
籍手不釋卷從釣臺夏溥習進士業四以春秋經領
江西鄉舉授龍興路東湖書院山長改建昌路儒學
教授壬辰兵興省臣以便宜授贛州路知事陞經歷
時叅政全普菴撒里哈海赤守贛以伯顏學行醇正
議論激烈可與有爲以爲都事戊戌陳友諒陷江西
遣兵圍贛叅政命伯顏率壯士百人出救援兵於隣

郡將行誓衆曰苟爲自全之計者願受不測之誅至
夜三鼓奮躍突圍而出圍兵追不及乃招募丁壯於
龍南安遠寧都之間遠近響應值天注雨敵勢益滋
蔓向義之士往往惑於飛語轉相煽動合而復散伯
顏知事不就乃往南雄方宣布天子德意以爲集義
之策而南雄亦降矣衆四掠百里伯顏正衣冠端坐
僧寺禪榻衆駭視不敢犯見其渠領則陳大義以拒
之所與俱百人者屠戮擄獲殆盡旣而顛亦陷全海
二叅政死之伯顏知無可爲之機遂間道入閩江西

右丞章公完者表爲分省員外卽佐政有聲出奇攻
復建昌遂命浮海獻捷京師因陳江南緩急之勢攻
取之方言論剴切朝臣驚嘆奏授南恩州知州福建
省郎中再詣朝堂計事退見總兵官擴廓于河南除
兵部侍郎與吏部尙書伯顏帖木兒張翹銓選廣西
舟次鐔江而全閩二廣皆歸附國朝矣伯顏由是潛
形遁跡隱約江湖間時宦寓公知名願交者皆不得
一見以先世有墓廬在彭蠡之涯乃卜進賢之北山
誅茅剪荆躬自爲創竹屋三間左圖右史閉戶澹如

時寓其忠憤於詞翰之間而已前進士熊釗操行孤
厲於人少許可惟與伯顏相厚善每語及往事相對
悲鳴煩促涕泗潸然下洪武己未秋朝廷方搜求博
學老成之士江西布政使沈本立聞伯顏名遣從事
張希顏訓導胡以中以禮來徵語之曰爾偕進賢知
縣親造其廬若不起爾母來見也伯顏聞使者將至
慨然曰是不可以口舌爭也先一夕具牲醴作七哀
詩祭其先與昔時共事死節之士復手書短歌一篇
寄別熊釗以後事囑之夜漏盡望北再拜飲藥而卒

贊曰不事二君非難而捐生爲難捐生非難而從容
就死爲難伯顏之死可謂得其義焉或曰伯顏在錮
江闔廣時不死而死於今日何耶吁向之不死欲有
所爲也事旣無可奈何存身以永祀亦義也今爲人
迫而理不可不死矣不死則失吾身以存祀又非義
也嗚呼若伯顏者其不負於所學歟

七哀詩

有客有客何纒纒國破家亡無所歸荒村獨樹一茆
屋終夜泣血知者誰燕雲茫茫幾萬里羽翮鍛盡孤

飛遲嗚呼我生兮亂中遘不自我先兮不自我後
我祖我父金月精高曾累世皆簪纓歲維丁卯兮吾
以生於赫當代何休明讀書願繼祖父聲白頭今日
俱無成我思永訣非沽名生死逆順由中精神之聽
之和且平嗚呼祖考俯饜假籩豆失薦我之責
我母我母何不辰腹我鞠我徒辛勤母氏淑善宜壽
考兒不良兮負母身有維新兮酒既醉我母式享母
悲辛嗚呼母兮母遠適相會黃泉在今夕
我師我師心休休教我育我靡不周四舉濫叨感師

德十年苟活貽師羞酒既陳兮師莫止一觴我奠涕
泗流嗚呼我師兮母我惡舍生取義未爲暮
我友我友全公海公愛我愛我兮人誰與同惟公高
節兮寰宇其空百戰一死兮偉哉英雄嗚呼我公我
公兮斯酒斯酌我魂我魂兮惟公是託
我子我子嬌且癡去住存沒兮予莫汝知汝既死兮
骨當朽汝苟活兮終來歸嗚呼汝長兮母我議父不
慈兮時不利
嗚兮嗚兮置汝已十年汝不違兮汝心斯堅用汝今

七修類稿卷十六
日兮人誰我寃一觴進汝兮神魂安然嗚呼鳩兮果
不我誤骨速朽兮肉速腐

右伯顏子中之傳與詩予因館於宗主萬五溪先生
之門五溪進賢人也得觀國初進賢諸公私抄詩文
讀至子中傳慨元史既未載也而此或又失千古無
聞矣遂錄於稿嗚呼讀子中七哀詩寧不酸鼻惜其
贊有曰前之不死銓選無社稷寄也嗚呼太學生亦
死之也以此度子中是不知子中者遂爲畧改數句
以明子中之心而傳之者濟陰丁之翰嗚呼無之翰
爲文以傳天下不知如子中者幾矣

七修類稿卷十六終

